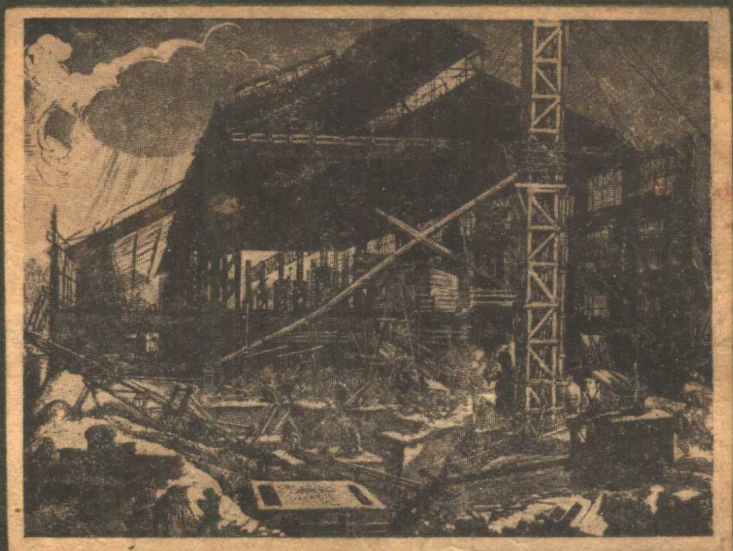




高烈里克著

王運成譯

# 工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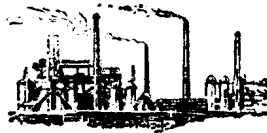
時代出版社

820(2)  
0016,

# 工 人 城

高 烈 里 克 著

王 運 成 譯



時代出版社

И. Горелик  
В НЕБОЛЬШОМ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РОДЕ

Перевод Ван Юнь-чэнь

Пекин

Эксп

Шанхай

本書根據原文版本：塔斯電訊社供給的作者打字原稿，1948。



1951 年 10 月初版

(京) (4,000册)

總  
經  
售  
  
北  
京  
東  
交  
民  
巷  
十  
八  
號

出  
版  
者  
  
時  
代  
出  
版  
社

翻  
譯  
者  
  
王  
運  
成

著  
作  
者  
  
高  
烈  
里  
克

工  
人  
城



聯營編號

25

工人城

京)定價 4,800 元

## 目次

|                 |   |
|-----------------|---|
| 前言              | 三 |
| 第一章 銀光閃閃的德聶泊河畔  | 五 |
| 第二章 誰管理城市？      | 六 |
| 第三章 自由的人們、自由的勞動 | 三 |
| 第四章 教育機關的門牆內    | 四 |
| 第五章 家中、街道上      | 五 |

|     |               |    |
|-----|---------------|----|
| 第六章 | 對市民健康的關心····· | 四  |
| 第七章 | 在十字街頭的人·····  | 六  |
| 第八章 | 有名的人們·····    | 六  |
| 第九章 | 從下午六點到半夜····· | 二只 |
| 第十章 | 向城市告別·····    | 三  |

## 前 言

全世界的人都注視着蘇聯。關於這個國家已經出版了很多書籍。報紙和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也不止萬數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描寫蘇聯。懷着憎恨的人製造種種誹謗的謠言來欺騙讀者。懷着希望的人——不問其國籍和黨籍——則一致發出了讚美。對於這樣一個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國家，對於這個全部政權、土地、工廠、銀行、鑛山、鐵路、森林、輪船，總之一切勞動工具和勞動資料都不屬於人資本家而為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誰能漠然視之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分成了反帝的民主陣營和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在獨佔資本家統治着的國家裏，出現了許多歪曲事實誹謗蘇聯的出版物。因此，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真相就成了每個正直人底責任。

蘇聯是個人口達兩萬萬、地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家，這裏有人口幾百萬的首都中心，有小的城

市，有幾十萬村鎮、工廠、工場的工人村、西伯利亞村莊、部落的聚居地……。樸實的蘇聯人民生活其間，工作、學習、休息、進行社會生活、建設輕重工業、建造房屋……總之，以不懈的勞動建設着共產主義的新社會。

這本小書的目的就是介紹蘇聯的一個典型中等城市——蘇聯有幾十個這類的城市——的生活：城市是由誰管理，誰是大家敬愛的人，原因是甚麼？人們怎樣生活、工作、休息、學習、消遣的。

蘇聯有人口五萬以上的城市一百八十三座。其中以擁有數百萬人口的莫斯科為最多，以剛滿五萬人口的中央亞細亞的布哈臘城為最少。

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城——人口十三萬，恰好在兩者之間。這個城市舊名卡緬斯克。一九三六年起，為紀念聯共（布）中央委員魯里克斯·捷爾仁斯基復興本城工業的貢獻改稱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本書介紹的就是這座城市。

## 第一章 銀光閃閃的德聶伯河畔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與其歷史和人民生活攸關的大河。世間還不知流傳着多少關於這類河流的神話與傳說！生活在那個國家中的人民的性格一般都由它體現出來。在美國——這是密士失必河，英國——這是泰晤士河，德國——萊茵河，在俄羅斯——這是廣闊、平靜、美麗如畫的伏爾加河，在烏克蘭——這是銀光閃閃的德聶伯河。

德聶伯河是歐洲第三條大河，歷來就是游牧民族聚居的地方。斯拉夫民族從第五世紀起就住在這兒。他們在德聶伯河的中游建起了基輔城——俄羅斯城市之母，有名的古代商路也取道德聶伯河。在德聶伯河流域的遼闊的草原上，古俄羅斯人曾經與韃靼人搏鬥過。爲了獨立，德聶伯哥薩克的自由戰士們曾經在那裏堅持了好幾個世紀。

富庶的德聶伯河流域，土地肥沃，到處是無數的畜羣和寶貴的礦藏。德聶伯河流域歷來就是烏克蘭的穀倉。在蘇維埃時代它成了蘇聯南部最大的工業區。這裏，河的兩岸，興起了龐大的冶金廠和機

器製造廠，偉大的德聶伯水電站就利用它底瀑布發電。

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是工業的德聶伯河的發源地。過去一望無際的河岸現今都矗立着鱗次櫛比的大工廠。化鐵爐和煉鋼爐底能強烈火染紅了整個德聶伯河上的黑夜。那裏，除了突出水面的島嶼以外，您再也無法看到德聶伯瀑布的舊時模樣了。

……我們底船一清早就靠攏了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碼頭，耀眼的水電站的白色建築立刻映入我們的眼簾。再過去不遠就是那些不斷地把生鐵鑄塊吊上甲板的起重機。幾條汽艇載着市民和近郊的集體農民在傍邊馳過。經常有載重汽車開到倉庫來，工人們正在緊張地卸下新到的貨物。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充滿了強烈的活力。

碼頭與水電站後面的鄉村迎着朝陽顯得格外翠綠。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城就是從那邊開始的。

在照耀着溫暖的烏克蘭太陽的街道上，此刻正是行人熙來攘往的時候。工人職員去上工，店鋪裏顧客盈門，櫃子裏堆滿了蘋果，西瓜，香瓜。連人行道上也堆着瓜果……。

電車的鈴聲叮噠響着，工車鳴着汽笛……衣衫襤褸的男女青年和孩子們去上學……報僮叫賣着當天的報紙以及莫斯科新到的報紙和雜誌。

一種熱烈、緊張的事業底感覺抓住了我。這是這個城市的靈魂。它底充沛活力，它底緊張的氣

氣，每個新來的人是不可能不感覺到的。

在這裏，沒有一件東西能使人聯想起舊俄羅斯內地的情況。市中心寬闊的柏油馬路、廣場上的紀念像、富麗的市劇場、堅挺的樹木，還有建設工程底熱鬧的交響樂……這一切都是新時代底象徵。爲了想瞭解一點本城的歷史，我開始去找所謂『老古董』。

過了幾天，我認識了一個老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人伐西里·伊里奇·鮑羅德基納。他是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市的一部活歷史，六十年來的事情都在他底肚子裏。

我們在德聶伯河岸揀了一塊蔭涼的地方坐下，點起紙煙談天。伐西里·伊里奇開始講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城的歷史道：

『六十年前這裏什麼城市都沒有……德聶伯河的岸邊祇有一個叫卡緬斯克的小村子……』

爲甚麼叫卡緬斯克？這是因爲這個村子背後聳起着三座高的石頭●山嶺。老鄉都靠着敲石頭的苦活餬口。卡緬斯克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一八八九年春，發生了一件轟動全村的事情：卡緬斯克附近的德聶伯河岸划來了許多裝着大箱子的駁船。

●俄文石頭的讀音是卡緬。

許多講波蘭話的和比利時話的人把這些箱子搬上了岸。後來我們才知道，裏邊裝的都是外國資本家運來開設冶金工廠的機器。

說到卡緬斯克，真是開冶金工廠最理想的地方。離這兒不遠就有着取之不盡的頓河煤田。卡緬斯克又挨着鐵礦。原料與製成品都可利用德聶伯河運輸，既方便又便宜。而在人力方面，卡緬斯克與鄰近各村有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必須知道，當時我們的農民過的都是吃不飽的日子，受盡了地主富農的狠心剝削。因此，儘管工錢少得可憐，他們仍舊只有到工廠去做工。

外國資本家對這些情形當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們才在這兒辦了個甚麼『南俄德聶伯公司』。

一八八九年可以算作我們底城市誕生的一年，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工廠移民開始的一年。工廠的基地一圈定，就有許多房屋圍着它搭起來。因為預備進廠做工的農民都帶着家遷到了靠近工廠的地方。小村子一年多似一年。一八九七年各村子人口大約有一萬七千人，過了七年又加了兩千，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已經有四萬之多了……』

伐西里·伊里奇說話娓娓動聽，每到一個階段就慢慢的停下來。他彷彿是在一頁一頁地翻着自己逝去的生命，這個城市的歷史就跟隨着他底話語展開在我的眼前：

工廠的工作包括了所有冶金部門，它生產生鐵、鋼和鐵軌。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分作兩班。

他們爲了可憐的幾個錢在鍋爐與鐵軌車床旁終日吃力地勞動着。

從前村子裏還分爲上下兩等。上等區住經理、職員和工程師；那裏都是華貴舒服的好房子。下等區住的是技工和普通的熟練工人，房子則是爛泥枯枝摻石頭疊成的。打雜的小工都擠在卡緬斯克郊外及鄰村的茅屋裏面。

舊時的工人生活真是說不盡的悲苦淒慘。當時能够鼓舞他們底勇氣和信念，使他們相信對沙皇政府及資本家作鬥爭是引導全體勞動者走向勝利的布爾什維克組織還很薄弱。但工人們已追隨他們底先進同志之後，在他們領導下組織罷工，準備進行堅韌的戰鬥了。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工人階級推翻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一切工廠——自然也包括『南俄德聶伯公司』底工廠——都收歸國有成爲全體人民的財產。這一個工廠的老闆也逃跑了。從此，工人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開始自己管理工廠。這些布爾什維克中有被長期流放後回到故鄉卡緬斯克的水手彼林和工人守羅魏茨、阿爾謝尼契夫等。

『您看見中央廣場的銅像麼？』伐西里·伊里奇問我。

這座銅像，在我到這裏的那一天就看見了。我會站在它的旁邊仔細瞧了好久：寬闊的台基上聳峙着精緻的圓柱，雄偉的普羅密修士像就立在柱子頂上。束縛這位英雄於巨石之上的鐵鍊已經斷掉，他

高舉着永遠不滅的火種。至於那隻不久以前還啄着普羅密修士底心的惡鷹如今則躺在這位解放了的英雄底脚下。

『這座銅像是和我們這城市底一頁非常英勇的歷史聯在一起的。』他接下去說：

『內戰爆發了。法、英、美還有別的國家的侵略者支持俄國白匪軍，從四面八方進攻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和農民都武裝起來保衛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果實。全國飽嚙了最艱苦的日子。戰爭在全國散播着飢饉、災禍、疾病。工廠因為缺少原料與燃料而停工，化鐵爐和鍊銅爐都熄滅了。這時，卡緬斯克冶金廠底剩下了一片死寂。』

國家在危急中。卡緬斯克廠的工人在死寂的工廠中趕修兩列裝甲車，和自己的優秀子弟——年輕的共產黨員一齊上了火線。所有能够拿槍的人都參加了紅軍。當時，卡緬斯克四郊發生了慘烈的戰鬥。烏赫諾與捷澤納底匪徒向和平的居民進攻，屠殺了蘇維埃人，焚毀了城郊。

共產黨員爲首的工人隊伍開闢進行了戰鬥。

一天，城中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領導本城的共產黨員彼林、守羅魏茨和阿爾謝尼契夫陣亡了！在中央廣場上，成千成萬的市民都來瞻仰他們——教導市民們爲更好的將來而鬥爭並且首先爲全體人民的利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們的遺容。

在共產黨員的兄弟墳墓上，建築師索柯爾造了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的紀念像。

這個紀念像成了我們這個城市的象徵。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被擊潰。城中全部政權都由工人掌握。『普通人』搬進了當初資本公司，『南俄德赫伯公司』的股東們所住的高樓大廈，過去養肥了資本家的工廠現在是我們人民的了。工廠賺的錢也歸人民使用了。

那時列寧和黨號召我們恢復被敵人破壞的經濟。卡緬斯克廠的工人們就動手把殘破的工廠恢復起來。

我們不拿一點酬報日日夜夜地勞動，使鼓風爐和馬丁爐迅速重新升火，壓延機恢復轉動。

當工廠對復工已準備就緒時，工人們派遣代表前往莫斯科去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國家與黨的領導者費里克斯·捷爾仁斯基。

他們詳細地向捷爾仁斯基報告了卡緬斯克人的勞動功績，要求他准許復工。

卡緬斯克的工人代表在莫斯科受到了熱烈的招待。費里克斯·捷爾仁斯基對工廠的關心給了他們無限的鼓勵。他們回到自己的親愛的城市時帶來了正式的復工命令。

工廠一復工，這座小城跟著復活了。但其實在說來，這座城市的生活是在幾次斯大林五年計劃年頭裏活躍起來的。冶金廠大大的擴充，添造了化鐵爐和煉鋼爐，建造了有鑄鋼版機台的龐大壓延廠。

整個工廠都改裝了現代的薪式設備。以前的車廂廠從冶金廠分出來，成爲巨大的獨立的「置理報」車廂製造廠。在德聶伯河流域興起了許多新的企業：水泥廠、鍊焦廠、氮素肥料綜合廠。供給全區動力的國家發電站也壯大了起來。

一九三六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爲紀念費里克斯·捷爾仁斯基——這個城市的工業的恢復是和這個名字分不開的——決定把卡緬斯克城改稱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城。

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城隨着工業的成長，面貌完全改變了。它再也不是小作坊的村子，而已經成長爲完全現代化的蘇維埃城。這裏再不分甚麼上等下等區域。人們甚至早已忘掉了那些名稱。城市完成了建設。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出現了清潔寬廣的柏油路。灑過水的路面和兩旁蔥蘢的樹木，路中碧綠的草地呈現出一片清新的氣象。

過去熟練工人住的矮屋子已逐步地被兩層或四層的高樓代替了。

小學、中學、大學以及俱樂部、電影院……都像雨後春筍似的建立起來。

德聶伯羅捷爾仁斯基居民開始過幸福、舒適、建設性的生活……但是戰爭爆發了。

在城裏，你如果看得仔細點，就會發現還可以看到整齊的顏色磚牆之後有着亂草叢生的空地，街道上還可以看到東倒西歪的屋樑柱子和一堆堆的瓦礫。我在冶金廠也看到了好些被德寇破壞的建築還沒有修復。②

『這是畜生的脚印，』伐西里·伊里奇對我說：

『這些畜生的脚印已被清除得一天少似一天了，但是在它被完全除淨後，也不會有一個人忘掉德寇佔領時期的恐怖的！德寇在開戰後兩個月零一天進的城。』

我們居民來不及全體向東疏散。有許多人留在城裏。德寇伯羅捷爾仁斯基那時就像死了一般。街上沒有一個人，家家窗外的百葉窗都緊閉着。

德寇一到就從守羅魏茨大街抓了兩百個居民——老頭兒、婦女、孩子，當着其他市民底面前把他們屠殺了。近郊特利士村也有兩百人被槍殺。中央廣場擺上了絞架，絞死了許多可敬的德寇伯羅捷爾仁斯基居民。

後來，他們就封鎖彼林大街，炸毀了普羅密修士紀念像，因為掙斷了鎖鏈並摔死惡鷹的普羅密修士代表着自由人類的形象，也就是與希特勒匪徒勢不兩立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德國納粹黨就是以鷹

● 本書寫於一九四八年。